

【文小馆】

出村向北走， 寻求幸福和新的生活

□王方晨

金乡县城南八里，有个叫王庄的小村落，几乎在我所有涉及乡村的作品中，都能轻易找到她的影子。五十七年前，我出生在那里。现在想起她，依然是小时候见过的模样。

村北一条斜斜的有着高高沙堤的河沟，如今已湮灭地下，只余一弯坑塘在村东头。这弯深深的坑塘出现在我的小说《乡村案件》中，却是一个杀人现场。

村东也有一条河，叫莱河，在我的作品中依然使用这个名字。当然，它被我写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在我的小说《牛为什么会哭》中，它穿越平原峡谷，通向大海。

村庄和莱河之间，还有一道干涸的河沟不能忽视。对于童年的我，那里毒虫出没，充满了恐惧的想象。

出村东南行二三里路，又是一条四季没水的河道。它那毫无道理的宽阔，会让独自或与两三个小伙伴走到那里的我感到莫名畏惧和无比渺小，并因此止步不前，以致我至今对南岸的王门楼村一无所知。

村西有邻村霍垌的果园和我们生产队的田地。那美丽的果园，牵动着村里每个孩子的向往。每到夏天，做梦都想吃上果园出产的“五月白”大桃子，结伴偷桃难免发生。但我们的田地里却有一处坟场。

村南村东，也都有坟场。黑夜降临，躺在床上，一闭眼总会想到一座座荒草摇曳的坟墓，害怕极了，使睡觉成了一桩苦差使。为了逃离坟场的纠缠，我就总让自己想象村北的事情：一条大道通往“遥远”的金乡县城。

那真是一条通往快乐和光明的大道！我会想象自己沿着大道往前飞奔，终点既是如人间仙境的县城，也是总在发出慈爱召唤的姥姥家——从县城西关向西，过大沙河不远就到了鱼山乡的李双楼村。可以说，它们是我童年时期最爱去的两个地方。

有心人会从我的作品中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出村向北走，向着塔镇寻求幸福、公道和新的生活，原因就在这里。若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往东，往南，往西走很远，对我来说竟然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乡村生活的劳累困苦，尚未使我产生完全脱离农村的念头，不过是去城里看一眼，心里就已非常满足。去趟城，就像去趟天堂，回来后总会回味无穷。

那年，西关建成了一座可能是当年县城最高的四层楼宾馆，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专门去看。蒙蒙白雾里，现出宾馆大楼的影子，我确实感到那是天上的情景。

城里的集会，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次，在一个展览会现场，我被人摄入镜头，照片放大后张贴在县剧院外面的宣传橱窗里。那可能是我至今所见过的自己的最大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一位怀抱奖状的女劳模一旁，一手托腮，沉思着凝望镜头，根本想不到那会跟自己有关。

对于农村孩子，城里的一切既新奇又陌生，也是跟自己无关的。自己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但是，有一件事，使它跟我生命中的一种东西有了关联。

姥姥家出产甘蔗。冬天，我陪小姨拉了一车甘蔗到县城西关去卖。一根甘蔗五分钱。来了西关街上的少年，想拿二分钱当五分钱混混过去，被我一眼识破，不料这少年恼羞成怒，一声招呼就引来一大帮街痞子，把我和小姨团团围住，诬赖我们用甘蔗划了他的脸。幸好还有卖甘蔗的老乡帮我和小姨解了围，催促我们快走。我和小姨拉起车子，飞快地逃离了县城。

一种仇视“城里人”的感情，悄悄在我心中萌芽。他们蛮不讲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

探讨城乡关系的作品，曾经是我某个阶段的

创作内容。当然，那已经脱离了所谓的“仇视”。我给城市的定位，不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的生活。

在本村读完小学，又去外村上初中。一位数学老师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将来争取拿到粮本。”

“吃皇粮”，是摆在所有农村学生面前的诱惑。

1983年夏天，我心神不宁地在芋头地里翻秧，母校的侯老师突然送来了天大的喜讯：我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我立时就明白了，自己已成为“吃皇粮”的一员。

两个月后，乘坐发往曲阜的长途客车，我把金乡县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车子跨过古老的大运河，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还会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包含。

实际上，到了曲师，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学校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图书馆，拥有大量藏书。它对我的意义不光是给我提供了阅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一种高品质的阅读。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拉伯雷、托马斯·曼、狄更斯、哈代、拜伦、雪莱、弥尔顿、艾米莉等人的作品，让我的少年世界有了不寻常的深度。

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三年里，最重要的文学训练就是写日记，而我的日记很快就转化为比较具体的文学形式：诗歌、散文。

我认为自己在写作上的飞跃，是在阅读中遇到了美国小个子福克纳，不是他的整部作品，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喧哗与骚动》中的第二章，它藏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二册里。福克纳让我的表达舒展。同样在这本作品集中的《局外人》，则让我意识到文风的节制。但是即使我涂鸦出了被同学和老师称赏的诗歌作品，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一名作家。

那时候，我连当“城里人”的念头都没有。我想到的还只是做一个合格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

1986年7月，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金乡县实验小学任教。据说当时全县应届师范毕业生分配计划中只我一人留城。接到分配通知后，我恍然想到自己已然成为一名“城里人”。

可是，现实生活远不能满足心灵需求。新华书店里已找不到一本我要读的书。这种情况甚至不如几年前我刚考入曲师时的文化氛围。那时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此生第一本大师级的文学读本：法朗士的《企鹅岛》。这本书经我反复细读，一直伴随在我身边，至今仍为我所珍藏。在我心目中，《企鹅岛》才是小说的模样。三年后毕业回到金乡，我在新华书店找不到一本自己想读的纯文学书籍。

一堂语文课上，我随口向学生讲了一篇童话《树的哲学》，十多年后发表在《儿童文学》。一棵小树为了能够走动一下，甘愿一死。而我的内心也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能够“走动一下”。

1987年麦季，我写下小说处女作《林祭》，描写一对男女长途私奔到了东北的大兴安岭，发表在《当代小说》杂志1988年第1期。

这篇小说的发表和高昂的稿费，轰动了当时的金乡县城。对我的人生来说，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使我有机会通过干部进修考试，考中了青岛大学作家班。

秋天，我离开小学校，重又踏上远去的长途客车，又乘火车来到青岛。然而，一个月后，因学费问题，我选择了退学。过了元旦，又转入济南师专。当时山东省共办了三个作家班，济南师专作家班则是其一。

春天来了，《林祭》荣获山东省第三届青年文学奖。我住进济南南郊宾馆，参加了隆重的颁奖大会。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万分紧张，搞了半个晚上。

一年后，尚未毕业，我就在省作协领导举荐下，从金乡县调至东营市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风过留痕】

三更灯火读书时

□冯连伟

我从小是个书痴。读书让我知道天地之大，人生之难；读书让我有自知之明，预料之先；读书让我不为苦而悲，不为宠而欢。

读书，是每一个好日子的开始。在晨曦初露或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静谧的天地，读几页好书，认识一点生活的道理，感受一份高尚的情感，在书中与古人、哲人、贤达之人相遇，为一个小小的幽默微笑，为一个惊奇的发现赞叹，为一个新的领悟欣喜满足，一时间宠辱暂忘……

读书，让我感受四季的静美。坐在满溢书香的书斋里，打开《小法岱特》《外祖母》，花的香气、草的芬芳立时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而川端康成的《雪国》里的冬景，浩荡而冷艳的气息摄人心魄，传递的美那么纤弱，那么战栗，有一种行走在寒冷而晶莹的冰河上的感觉。

读书，让我感受大师的智慧。时间如蚕丝在指间滑过，而阅读给人的力量，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我们因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读司马迁，知道了大痛后必成大器；读屈原，懂得了什么是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读闻一多、徐志摩，领悟到“只要诗还活着，活在后人的心中，诗人便没有死去”；读董桥、余秋雨，读出一份行云流水，儒雅隽永；读余光中、席慕蓉，更深谙不曾失忆的乡愁……在花之前，在月之下，在某个季节的深处，让他们心头的波澜，在我的心头荡漾，让那时的明月，成为我今天的眼眸。

我生长在沭河岸畔的小山村，上推四十年前，我在农村老宅里藏书的地方是一个破旧的纸箱，那里面除了哥哥上学的课本，让我最难忘并给我巨大影响的是仅有的两本文学书籍：一本是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另一本则是《抗美援朝事迹选》。其中《敌后武工队》这部长篇小说我当时读了很多遍，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都能天天给同学们讲故事，讲的就是《敌后武工队》。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大哥高中毕业回村担任民办教师，他成了引导我读书的人。其实当时大哥的手里也没有钱。那时要到城里的新华书店买学生课本，一个往返要一百三十多里的路程。大哥一路上都舍不得买碗饭吃，都是从家里带上几个煎饼，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给我买了《少年科学》《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算得快》《雷锋日记》《苦菜花》《白菊花》《山菊花》等等。这些书让我这个农村娃子一下子增长了太多太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既让我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神童”，也让文学创作的种子和野心深深扎进我的心坎。

不仅自己爱读书，我还引导鼓励全家人读书。我们全家有一个三代近三十人的“家和万事兴”群，在这个群里有我们姊妹辈的，更有我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我在群里要求正在上学的和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晒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样的感受。还经常问他们的作文得到了老师什么评价、当家长的是否陪孩子一起读书等等。现在看来成效不小，我三外甥女的孩子写的作文多次获奖，我四外甥女一家合撰的《最好的家风是阅读》《习惯影响孩子的一生》《影响我一生的人》等文章，登上了当地的刊物《向阳花开》。

外甥女在《最好的家风是阅读》一文中写道：舅舅从小是个书迷，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每一次全家人相聚的时候，小舅舅总是我们的核心，我们这一辈的以及我们的孩子都特别听小舅舅的话。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让我们好好读书。他说学无止境，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学习什么时候都有用。今天是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教育孩子，将来是教育自己的子孙。我们要把读书学习作为家风不断传承下去。

岁月只能衡量生命的长度，读书却能衡量生命的宽度和重量。遗忘是心之孔，漏掉了多少珍贵的昨天。而读书，可以帮我们捡拾遗失在岁月沙滩上的那一粒粒珍珠，同时捡起的，还有那一份份心灵的愉悦。